

# 傳統現代牽手 敖魯古雅有夢

敖魯古雅，在鄂溫克語中意為「楊樹林茂盛的地方」。敖魯古雅鄂溫克族鄉位於內蒙古根河市最北部的敖魯古雅河畔，是內蒙古最北的一個鄉，是鄂溫克族最遠也是最神秘的一個支系居住的地方。目前，敖魯古雅使鹿鄂溫克人僅有230多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冠華 呼和浩特報道



# 最後馴鹿部落 出深山拓新天

鄂溫克民族有索倫、通古斯和雅庫特三個分支。其中，索倫族是農耕部落，通古斯是遊牧部落，而雅庫特人就是生活在敖魯古雅鄉的鄂溫克獵民，是中國最後的一個遊獵民族。敖魯古雅獵民被稱為中國北方民族的活化石，一直到建國前他們還處於原始社會的父系氏族時期，是由原始社會的氏族部落直接跨入社會主義社會的典型，是一個靠着口傳身教將傳統的文化習俗沿襲至今的無字部落。

## 「生態大移民」搬遷引爭議

至今，仍有部分敖魯古雅鄂溫克人不願離開深山，延續着祖先的生活方式，帶着他們的馴鹿遷徙於大興安嶺深山獵場之間。屢經遷徙，鄂溫克的新故鄉在傳統和現代的碰撞中探索着屬於中國最後馴鹿部落的生存之路。

公元前2000多年前，鄂溫克獵民的祖先

居住在外貝加爾湖和貝加爾湖沿岸地區，唐代稱此屬地為「鞠國」，清代史稱鄂溫克獵民住地為「使鹿之邦」、「產狐貂之地」。大約在300多年前，因受到雅庫特族群和哥薩克人的擠壓，鄂溫克獵民被迫從勒拿河趕着馴鹿群遷徙到額爾古納河右岸地區，住在珠爾干河畔，以深山密林為家，獸皮為衣，獸肉為食，住「撮羅子」，與外界少有聯繫。

1965年後，從散居山林到定居額爾古納河右岸的奇乾鄉，從奇乾鄉到遷徙至敖魯古雅河畔的老放鄉，再到新放鄉的開闢，鄂溫克馴鹿部落的每一次遷徙，都賦予這個古老的民族不捨與痛楚。輾轉中，沉寂了近40年的鄂溫克獵民終因2003年聲勢浩大的「生態移民」搬遷引起世人的聚焦與諸多的爭議。

## 政府出錢出力 建立新故鄉

根河市政府將這次生態移民定位為徹底改變獵民的生活環境和生活狀態，並



■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胡春華在根河敖魯古雅鄂溫克民族鄉親切看望89歲的瑪利亞·索老人。

且使遷出區休養生息，恢復植被。當地投資1,600萬元建立了敖魯古雅鄂溫克民族鄉（簡稱新放鄉），並且投資170萬元，建起了佔地1.68萬平方米的48間標準化鹿舍，企望將馴鹿進行圈養。但是，面對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的改變，甚至是民族文化的改變和再生，尤其是馴鹿飼養環境的瞬間改變，獵民安居面臨極大障礙，很多無法習慣於現代生活的獵民依然帶着馴鹿重返深山。而固執的瑪利亞·索老人拒絕在搬遷協議上按指印，成為最後的深山守望者。

# 造福後代子孫 搬遷勢所難免

在全世界24,000多名鄂溫克人中，敖魯古雅鄂溫克獵民是唯一仍合法過着半定居半游獵生活的一群人。承受着原始形態和現代生活浪潮的交替衝擊，敖魯古雅鄂溫克獵民背負着痛苦與希望，往返於森林與定居點之間。

瑪利亞·索的女兒達瑪娜是根河市人大代表，在獵民眼中她是個值得信賴的傳奇人物，她是鄂溫克民族生存史的一個縮影。1965年夏天，政府建立了敖魯古雅鄉的定居點時，23歲的達瑪娜怕定居後生活困難而反對獵民定居。但不久其丈夫駕着鄂溫克祖傳技術做的樺樹皮船在山裡打獵時被敖魯古雅河洶湧的浪濤沖翻，直到幾個月後水退了，才在很遠的下游找到了他的屍體。20世紀80年代，作為養鹿能手，年過40的達瑪娜，開始進城參加根河市民族文化培訓班，並且避居鄂溫克獵民哈協。之後見過世面的哈協，為了愛情放棄了開卡車跑運輸的職業，與達瑪娜一起鑽進了森林，最終，山林的苦悶與寂寞擊垮了哈協的意志，一個優秀獵手、開朗的歌者在飲酒後吞彈自殺了。族人們都知道：達瑪娜之所以冒着風險執意呼籲搬遷，根源於這兩段喪夫之痛。

## 游獵生活艱辛 極度考驗意志

2000年秋天，柳芭回來了。她是鄂溫克獵民中第一個女大學生，也是第一個走進大城市的人，畢業後分配到內蒙古呼和浩特市一家美術出版社工作，整個敖魯古雅都為她驕傲。工作後的柳芭難以適應城市的高壓生活，毅然辭去工作回到森林，重返家園的柳芭重新煥發了年輕的生命力。但僅僅三個月柳芭就因不適應居無定所的生活，染上風寒，此後在虛弱、疲憊和煩躁中她常借助藥物和烈酒刺激自己，又開始嚮往起城市生活。2002年8月11日中午，年僅42歲的柳芭竟酗酒後不慎墜入敖魯古雅河溺亡。柳芭的死再次震撼了達瑪娜，為了讓後代真正走出深山適應現代生活，達瑪娜不再猶豫，她和鄉長熱妮聯名向政府提交了搬遷議案。

現在，敖魯古雅的孩子，總是回到山裡度假暑假。祖祖輩輩的狩獵民族，或者只有在山上他們才能真正找到家的感覺。

# 最後的女酋長 堅守傳統文化



■中國「最後女酋長」瑪利亞·索。

2003年，年長的瑪利亞·索因無法習慣「房子裡沒火」的定居點生活，重新回到了狩獵點。80多歲的瑪利亞·索以守候傳統的固執，已經漸漸成為了民族歷史和文化的符號，也被眾多媒體冠以「部落酋長」的名份。年輕時的瑪利亞·索在男性世界的鄂溫克人中是「另類」，她代替嗜酒的丈夫拉吉米當家作主，漸漸成為了家族的核心。拉吉米去世後，她不僅承擔起家族的重擔，還把原來拉吉米在族裡的威信和責任共同承擔起來。

瑪利亞·索老人，猶如一座大山一樣，撐起敖魯古雅馴鹿事業的一片藍天。白樺密林中散佈着5個馴鹿站，也就是獵民點，瑪利亞·索執掌着其中最大一個獵民，當地人稱做「阿北獵民點」，也即是「阿龍山北部獵民點」。瑪利亞·索真正保留了很多民族特有的財富，其中包括狩獵所得的野生動物標本和祖輩遺留的工藝器皿，並且採集了很多的獵民草藥，還親手用鹿皮線做皮製的手套、首飾包等實用品和工藝品。至今，這位德高望重的耄耋老人依然堅守在大山深處給她的馴鹿餵鹽和豆餅，和她的許日克相伴，用葵花籽餵着飛在她手上叫不出名的小鳥。瑪利亞·索對自然的感恩、敬畏和遵從，就是馴鹿文化和狩獵文化的核心。

# 獵民定居處 變旅遊勝地

自2003年，鄂溫克獵民完成最後一次大規模生態移民後，開始尋求嶄新的生存途徑。政府給走出深山的敖魯古雅鄉人建成了統一格局的木製別墅式獵民定居房（見圖），免費提供房屋、傢具、有線電視、抽水馬桶、自來水、電話和集中供暖。



新的敖魯古雅民族鄉逐漸成為旅遊開發項目。其中，民俗村是集大中型會議、休閒度假、民俗展示、娛樂為一體的綜合性旅遊度假村，是一處自然—人文旅遊景觀。民俗村依托森林、河流，鄂溫克獵民的民俗民風，推出森林觀光、探險、模擬狩獵等一系列具有地方特色的旅遊活動項目，對敖魯古雅鄂溫克獵民的歷史、文化、宗教、習俗進行了充分的展示。馴鹿車穿行其中，鄂溫克人的「撮羅子」（帳篷）全部仿照芬蘭拉普蘭地區的撮羅子建築樣式，並結合鄂溫克獵民生活習慣設計建造，用於餐飲接待。

## 擁「袖珍」博物館

在中國擁有鄉級博物館的地方少之又少，敖魯古雅不足千人的小山鄉卻擁有一座罕見的「袖珍」博物館。20多個展櫃，錯落有致地擺放着千餘件（套）珍貴的鄂溫克獵民歷史文物、資料照片和生活用品。此外，還專設了一個馴鹿文化展區，一頭馴鹿的七叉犄角馴鹿標本栩栩如生。

# 獵人出山辦廠 深加工鹿產品



■敖魯古雅鄂溫克獵民

敖魯古雅鄂溫克獵民，飼養着中國唯一的一個血鹿種群，現在已繁衍至1,200頭左右。馴鹿生存於人煙稀少、苔蘚豐富的地方，獵民們跟隨馴鹿足跡，不斷漂泊，馴鹿就是這個民族命脈，每年一二十次的遷徙是鄂溫克獵民生活在大興安嶺中最壯麗的篇章，鹽巴則是鄂溫克人向馴鹿施的魔法，使牠們記得回家。馴鹿無法適應圈養且十分敏感，2003年搬遷時，經過馴鹿、驚嚇的馴鹿被趕進鹿圈後，不吃不喝，萎靡不振，第二天就有獵民帶着牠們返回山林了。幾千年來，馴鹿被視為鄂溫克獵民的森林之神，是不能走出森林的。當年，瑪利亞·索的丈夫騎着馴鹿下山買書，為了趕路抽打時驚嚇了馴鹿，驚慌的馴鹿躍到熊洞前與熊相遇，情急之下的拉吉米開槍射熊，卻被猛撲過來的熊用前爪揭開腦門身亡。在瑪利亞和族人們看來，丈夫的慘死是神的懲罰。所以，當2000年瑪利亞·索的女兒達瑪娜提出搬遷設想時，遭到了母親的強烈反對，她不想族人們再受懲罰，很多獵民認為把馴鹿圈養起來是罪過。

## 產品獨特 深具品牌性

現在，由於政府收了獵槍，馴鹿成為獵民唯一的收入來源。如今的獵民早已摒棄取鹿胎等野蠻的生產方式，馴鹿也已經不大用來運輸了。新放鄉裡成立了鹿產品加工廠，生產鹿茸片、鹿胎膏、鹿肉乾等十幾個品種。馴鹿業是中國尚未開發的野生動物傳統養殖業，其特色和文化的品牌性，具有國際價值。

# 《敖魯古雅》歌劇 詠唱使鹿文化

近年來，揭秘敖魯古雅影視、文學、歌舞精品迭出，匯集了大量北方森林原生生態歌、舞蹈、器樂、形體藝術等彌足珍貴的文化素材，同時將薩滿民族信仰、風俗習慣、儀式典禮、民族世界觀等融入其中，讓人們了解這個遙遠且鮮為人知的民族部落。

其中，《敖魯古雅》劇以瑪利亞·索年輕時候的愛情故事和夢想成為《敖魯古雅》的創作基石，以感恩自然，尊重每個生命，與萬物和諧相處為內涵，被稱為東方《阿凡達》。使鹿部落文化節以大興安嶺林海雪原風貌和敖魯古雅風情、使鹿文化為特色，在着力打造「北緯52°中國冷極」和「中國聖誕老人出發地」品牌形象。



■《敖魯古雅》劇。